

春
張
恨
水
著
明
外
史

世界書局印行



春明外史目次

第三集

-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第十五回 | 淪落相逢沾泥同惜絮 | 纏綿示意解渴暗分甘 |
| 第十六回 | 慾壑空填花叢迷老吏 | 墜歡難拾宦境困英雌 |
| 第十七回 | 目送飛鴻落花原有主 | 人成逐客覆水不堪收 |
| 第十八回 | 私語膩閑人情何綿密 | 良宵留蕩子鄉本溫柔 |
| 第十九回 | 垂淚還珠歸程添悵惘 | 忍心碎柬好夢漸闌珊 |
| 第二十回 | 紙醉金迷華堂舞魅影 | 水流花謝情海咏歸槎 |
| 第二十一回 | 斗室迎仙頻來四海客 | 瓣香却病聊贈一枝梅 |

第十五回 淪落相逢沾泥同惜絮 纏綿示意解渴暗分柑

却說舒九成一間之下，厲白竟毫不爲難，從從容容答道：是的。鄙人以爲這種事，並沒有什麼不能告訴人的地方，因爲他是我的老師，師父原是一樣大，加之他又是我敬愛的，所以我爲表示我的誠意起見，就直接了當，拜他老人家爲義父，其實和求差事這個問題，原是截然兩事，這些沒有世界眼光的報紙，要破壞女子參政，蹂躪女權，所以說些刻薄話，成心破壞我們的名譽，那能把他們的話，作標準呢！舒九成道：女士這番高論，我極佩服，不過敝部却非中外會議臨時機關可比，非經政府許可，不能任用女職員的。厲白道：這一層我也明白，但是鄙人

不一定要到部辦事，只要總長發出一封聘函，聘請我做顧問一類名譽職那就行了。舒九成道：這樁事，兄弟不能負責答復，回頭一定把這些話轉陳總長。厲白對舒九成瞅了一眼，取出手絹來，握著嘴笑道：那末，這樁事，我就完全拜託舒祕書了。總長倘若還有什麼顧慮的時候，還要請舒公替我吹噓才好。舒九成道：倘有能幫忙的地方，兄弟沒有不幫忙的，這個可以請女士放心。厲白道：那我感謝不淺，舒公公事很忙，我不便在這裏打攪，改日再會罷。說畢，深深的一鞠躬，這纔走了。舒九成把這一番話告訴龐愛山，他當然置之一笑。舒九成走回祕書室，茶房回說，有位楊杏園先生打電話來，請舒祕書有話說。舒九成道：你可以回個電話，請楊先生不要走，說我馬上就來，茶房答應着去了。這時，已經六點鐘了，應該散值，舒九成坐了馬車，便往皖中會館來，一進



左邊小院，那老幹橫空的槐樹，映着雪白的地，有許多枝枝桠桠的影子，不覺已是夜色朦朧了。他掀開正屋的棉布簾子進去，只覺一陣香味，撲鼻而來。一看時，燈點的通亮，洋爐子裏的火，也燒得熊熊的，茶几上桌上，高高低低放了幾盆梅花，書桌上兩個古瓷盤子，盛了一盤子木瓜，一盤佛手，這幾樣東西，被暖氣一烘，就香濃滿屋。再一看裏面屋子裏桌上墨盒打開，壓住一張紙，筆却架在墨盒上。棹上茶壺邊，斟了半杯濃茶，已經冰冷了，却不看見人，再回頭望牀上一看時，楊杏園正和衣橫睡在牀上，扯了半邊棉被，蓋着上半身，舒九成也不去驚動他，走到桌子邊，移開墨盒，拿起那張白紙一看，歪歪斜斜，行書帶草，却是幾首詩。上面寫的是：

短屏移却小堂虛，焚了沉檀掃蠹魚。茶竈藥爐生活裏，詩心瘦損

病相如。醉後題詩半未成，隔簾霜月冷清清，偎爐無計消長夜，
閑聽銅壺煮茗聲。窗前積雪堆黃葉，屋角清霜映月華。

舒九成不覺失聲道：起得好。楊杏園正睡得模模糊糊的，聽見有人說話，一掀被條爬了起來，見是舒九成，笑道：「啊呀，客人進來了，我一點還不知道，對不住！對不住！」舒九成笑道：「你還有工夫作詩。」楊杏園道：「那裏是做詩，也是不得已。」舒九成道：「做詩有不得已的，這却奇了。」楊杏園道：「你有所不知，因為我在報館裏，已經改編副張，好的稿子，總是不夠，所以自己作點稿子湊數。」舒九成道：「我不知道已改編副張，我要知道，早就來找你了。」楊杏園道：「爲這個事，我正要答覆你，你昨天寫信請我幫忙的話，我是敬謝不敏。」舒九成道：「你現在改編副張，晚上沒有事了，正好弄個報館的兼差，爲什麼不幹？」楊杏園道：「夜裏的生活，我實在幹怕。」

了。所以我弄了編副張這個好缺，才逃出難關，那裏又有鑽進去的道理。舒九成道：你就是不幹，看在朋友的分上，也得幫我的忙。楊杏園道：你那一張報，除你之外，還有三個助手，不說用通信社的稿子，就是各人自編自寫也勉強夠了，還要找人做什麼？舒九成道：你那裏知道，那三個助手，說起來是大學生，其實都是銀樣鐵槍頭，拿一段通信社的稿子給他，他拿在手裏，橫看直看，看了半天，躊躇一會，拿起筆來，要編，又重新放下，他不但一個字沒有寫，反要從中生出許多問題來。問你這段新聞怎麼講，應該怎麼編，等你說得清清楚楚，十幾分鍾，已經犧牲過去，那有許多工夫。這幾天稿子，都是我一個人編，只請那三位先生坐在一邊抄寫題目罷了。楊杏園道：你們這鏡報館的社址，就設在九號俱樂部旁邊，當然是俱樂部的機關報了。舒九成道：那沒有什麼

關係，不過借他們的房子罷了。楊杏園道：你這就是遁詞了，他們爲什麼要借房子給你們呢？舒九成道：我既請你去幫忙，當然不能瞞你，因爲這鏡報的社長，也是九號俱樂部之議員，所以用他個人的關係，和九號俱樂部借的房子。楊杏園笑道：你貴報的社長，是不是在廣東開甄佩紳案子的文兆微？舒九成道：是他。但是據他所說，他和甄佩紳是沒有什麼關係，經香港官廳判決了，婚約一層，是不成問題的。楊杏園道：罷了，罷了，甄佩紳打報館的英名，我是久已聞名的了。他要和文兆微開起來，將我們牽連在內，那不是倒霉嗎？舒九成道：笑話，這是決沒有的事。你許知道，那年甄佩紳打報館，全是恃著袁世凱那點關係，現在並沒有第二個老袁，他是不敢到議員老爺面前去捋虎鬚的。楊杏園道：你還是另請高明，我實在不願幹這顛倒陰陽的生活。楊杏園雖

然這樣說，無奈舒九成再三的說，他沒法，只好答應暫幫幾天忙，舒九成才安心去了。到了第二天，將晚飯吃過，便往鏡報館來，到了報館，給門房一張名片，他就引進編輯部。只見舒九成和一羣人圍着大餐桌子在那裏談話，他看見楊杏園來了，便給一個連鬚鬍子滿臉酒泡的人介紹過去。說道：這是楊杏園先生。又對楊杏園道：這就是文兆微先生。楊杏園一看，只見他頭上戴一頂獼皮帽子，就是特製的，那帽子上面，兩邊兩塊獼皮，一頭闊而圓，一頭長而窄，像把切菜刀一樣，身上穿一件芝蔴呢大衣，袖口只有四寸大，裏面的皮袍子，像塞枕頭瓢似的，塞在裏面。那件大衣，雖然披在身上，却是綁得鐵緊，鈕扣子實在也扣不起來了。楊杏園想道：從前我聽見甄佩紳那樣愛他，以爲文兆微必然是個時髦政客，一表非俗，原來不過如此。這時，舒九成又和楊杏園

介紹三位同志，一位是王小山，一位是駱赤化，一位是文福途，是文兆徵先生的令侄。這三位裏面，以王小山先生最負盛名，他做得一手好新詩，詩學專刊上，常有他的大作。他在詩學上，有一個大發明，就是用那極複雜的文法，和極悠揚的調子，作出獨句詩來。這種詩，每首只有一句，不是用過一番敲練工夫的人，那是作不出來的啊。楊杏園和他們見了面之後，從這天起，就在鏡報館開始工作。有一天，楊杏園因事進城，到報館裏早一點，只見編輯室裏靜悄悄的，堆了一桌子稿子，全沒有開封，王小山一隻手裏拿着一本書，一隻手插在大衣袋裏，在電燈下擺來擺去，搖着頭口裏不住的念道：孔雀東南飛呀，五里一徘徊呀，十三能織素啦，十四學裁衣囉。楊杏園道：王先生，好濃詩興啊！王小山笑道：無聊得很，念着好玩，密斯脫楊，你對於詩學上，也有一些研究



嗎？楊杏園笑道：略懂平仄而已，算不得會。王小山道：密斯脫楊，你這句話，大有語病。作詩講究平仄，那是死的文學，是國渣派所幹的事情，作詩和懂得平仄不懂平仄，那是絲毫無有關係的。作詩只要有自然的情景，調子和諧與否，那已經落了下乘了，何況還講究平仄，要死板板的七個字五個字一句哩。楊杏園聽了這話，正要申辯，只聽見牆上的電話機，叮令令的響了起來，王小山趕忙走了過去接電話。他說道：喂！鏡報。哈哈！密斯陳罷？我是小山啦。楊杏園在一邊聽見，知道他們是說情話，不便在這裏偷聽，便走出編輯部來，想道：這九號俱樂部，報上登得鬧轟轟的，這和那裏，只隔一個院子，我還沒有看見過他的內容，趁着沒着事，我且走過去看看，想畢，便從院子裏的小門，踱了過去。繞過走廊，先是三間屋打通了的一個客廳，屋子中間，有四張大餐桌子，拼



成一張長案，上面蒙了雪白的毯子，桌子的四圍，沿邊擺了幾十套茶碟茶杯，這大概是他們議員老爺會議的所在了。走過這客廳，又走過兩進正房的外面，屋子裏面，電燈也沒有扭亮，黑洞洞的不見一個人。他想到：怎麼着？這裏面，就是這樣冷冰冰的嗎？正狐疑間，忽然一陣笑談之聲，從後面出來，他順着聲音轉過去，又是一個院子。上面一列大屋，裏面人聲喧嘩，電燈燦亮，知道是來到了議員聚會的地方了。心裏想我又沒有什麼熟人，進去作什麼呢？正要縮腳轉去，來了裏面的一個茶房，他道：楊先生，總不見你過來，何不進去坐坐。楊杏園道：等我瞧瞧熟人多不多，別忙進去。說着便走到玻璃窗外，隔着一層網紗朝裏望去。只見右邊另外是一間房，這邊和中間，却是通的。中間一套桌椅，有四個人在那裏叉麻雀牌。有一個胖子背後，站着一個時髦裝束的

妓女，那妓女一隻手搭在胖子肩膀上，一隻手扶着桌子傍邊的茶几，把他的頭直伸到胖子耳旁邊，去看桌上的牌，胖子扭轉頭來，兩個人的嘴，正碰一個正着。頓時滿桌的人，伸着腰哈哈大笑。那妓女不肯依他，便捏着拳頭，在胖子胳膊上亂打，隨身便歪到他懷裏去，身子亂扭。胖子放下牌，就是一撲，哈哈笑個不了。楊杏園再看左邊，只見四方擺下許多躺椅，有幾個人睡在椅子上，吸着紙烟，指手畫腳，在那裏說話，說什麼却聽不出來，還有兩個人，一個人和一個妓女，擠着坐在椅子上，交頭接耳，在那裏說話。有一個人睡在椅子上，望着他們吟吟的微笑着，右腿架在左腿上，搖個不定。把一隻手，放在右腿上，拍一下，三個指頭換着點三點，一張嘴上下直動，大概在那裏唱二黃慢板，正看得出神的時候，忽覺得一陣香味，撲鼻而來。四圍一嗅，正是那右邊房裏

出來的，便挨着窗子走到右邊來，仍舊隔着網紗，朝窗裏望去。只見正面一張銅牀，雪白的褥子上，放了一套鴉片烟傢伙，有兩個人睡在那裏燒烟。橫頭放了一張橫木炕，正點着煙燈，一個人側着身子對燈橫睡在上面，一隻手三個指頭夾了一根烟籤子，放在大腿上，一隻手捏着半個拳頭，伸出一個無名指，直伸到燈邊下去。他的眼睛已閉着了。正是一口烟沒有燒完，就在這個姿勢中間睡着的。看那上面時，那二位你一口，我一口，却燒得正有味。忽有一個人從外面跑了進來，口裏喊道：望伯望伯，起來起來，王芝庭來了。那睡着的人，被他喊得渾身一縮，着了一驚，睜開眼睛道：哎喲！我歪歪就迷糊過去了。芝庭是幾時來的，我要找他說話去，我讓你躺一躺。說着他站了起來，這一個人便伸過頭去，對他耳朵邊說了許多話，他却不住的點頭。末了，他便大聲說



道：那是自然，交情歸交情，公事歸公事。說着伸出兩個指頭道：總不能把九號自己的利普通的，都歸着一處算。說畢，那個人便到外面房間裏來了。楊杏園怕他走了出來，碰着不像樣，便往後一退，回轉身仍舊回報館來。走到編輯部裏，只見王小山剛剛掛上電話機。過了一會，電話鈴又響，楊杏園接過來一聽，是吳碧波打來的，正是要找他說話。吳碧波問道：剛才我打了半個鐘頭的電話，電話局老是說有人說着話，你們那裏是誰有這些個廢話？楊杏園笑道：以後這個時候，我請你不要打電話來，因為這九點鐘附近，有位同事的，要在電話裏到婦女學校去上一點鐘功課，有佔用六十分的特權，是不許旁人打攪的。他嘴對着話機說話，眼睛可望着小山，王小山也就微微的一笑。吳碧波笑道：我告訴你一個消息，現在我在遊藝園，我看那個新來的新劇旦



角，却是我們的熟人，你猜是誰？楊杏園道：無頭無腦，我怎樣猜法？吳碧波道：那個廣告上所登的薛春絮，正是我們中學堂的同学黃夢軒，你說奇也不奇？楊杏園道：我彷彿也聽見他唱成一個名角了，不知道他却改了名姓，還到北京來了，但是你何以知道是他？吳碧波道：我看戲的時候，看他這個臉子，就像好熟，後來越看越熟，仔細一想，却是夢軒。我便做了個冒失鬼，跑到後台去看看，誰知他見了我，就先叫我，這時他化了裝，活是個女學生，不然，我還不敢打他的招呼呢。他知道我們都在北京，正想和我們談談，你編完了稿子，何不來看看老友。楊杏園道：果然是他，我倒要來看看，你在那兒多等一等，我十二點鐘以前準到。說完，就把電話掛上，誰知等到十二點鐘以後，自己的稿子方才編完，便趕忙坐上車子，出順治門，逕往遊藝園來。這時，那馬路上，靜蕩蕩



的，從北一直望到南頭的極端，並沒有什麼障礙視線的東西，街左邊的電燈，從面前排得老遠去，越遠排列越密，一串亮星似的，懸在半空裏。電光影子裏，不過幾輛人力車，帶着一隻半黃半白的燈，格支格支，在馬路上拉了過去，深夜的北風，在街心吹了下來，刮在臉上，就像用不快的剪子，一陣一陣，來割一樣。楊杏園坐在車上，心裏想着笑道：這樣的寒夜，老遠的來看朋友，這也無異雪夜訪戴了。不一會兒的工夫，車子到了遊藝園，戲早散完了，門口只剩了兩盞街燈，黑洞洞的，大門也掩上了，留着半邊出入。楊杏園心想，這時候還去嗎？正在猶豫之間，只見走出一個人來，側着身子，走出那柵欄門，和楊杏園對面碰個正着。他就在那黃昏的燈光下，對楊杏園仔細一看，笑着說道：好哇！你叫我老等，什麼時候了？你這時才來。這人正是吳碧波。楊杏園道：偏偏稿

